

符永才编著

民间石窗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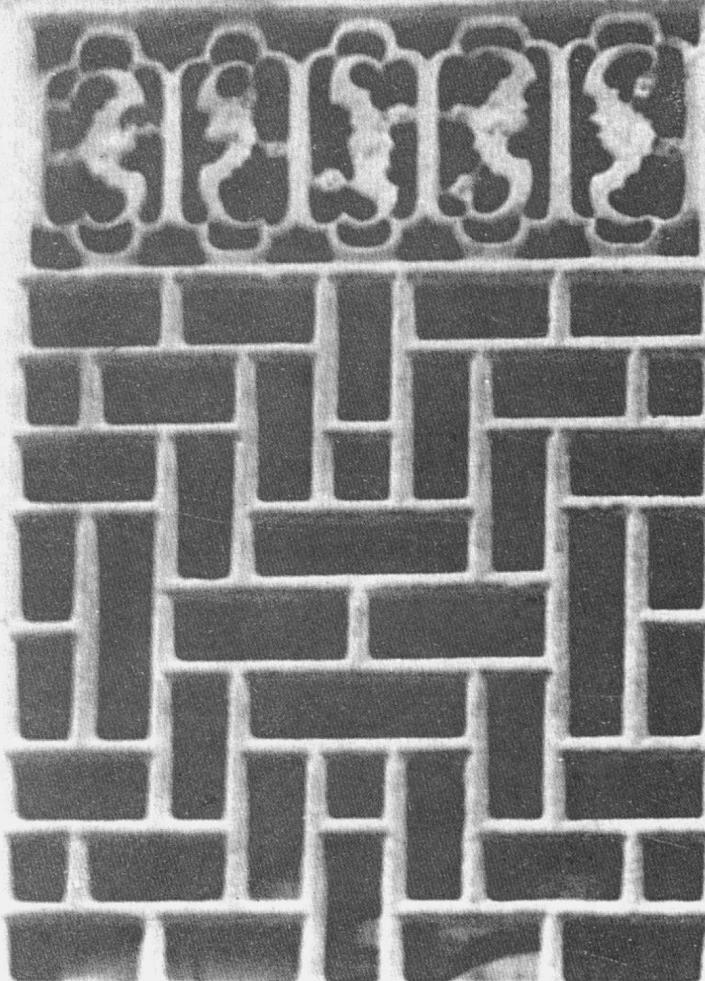
人民美术出版社

74-882
J439



民间石窗艺术

符永才 编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间石窗艺术/符永才编著.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4. 3
ISBN 7—102—01357—4

I. 民… II. 符… III. ①建筑艺术—装饰雕塑—窗—
中国②装饰雕塑—建筑艺术—窗—中国③窗—建筑艺术
—装饰雕塑—中国④图集—建筑艺术—装饰雕塑—窗—
中国 IV. TU—882 TU—8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00269号

民间石窗艺术

编著者: 符 永 才
出版者: 人民美术出版社
(北京北总布胡同32号)
责任编辑: 徐震时
张晓君
装帧设计: 张晓君
印刷者: 人民美术印刷厂印刷
发行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1995年5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6.5
印数: 1—2500册

ISBN 7—102—01357—4/J·1143

定价: 20元

(京)新登字004号

前 言

石窗是适应建筑物外墙装置窗棂需要的一个创造,经久耐用,并有保安作用,除采光与通风之外,对建筑物还具有点缀装饰的功能,给人以美的享受,窗棂的纹样,寄托着房屋主人的意志与追求,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在民间祠堂,庙宇等古建筑的前壁,尚能见到精美的石窗,装嵌于大墙壁间,融民风与古韵于一体,使建筑物生辉增色,石窗是我国民居建筑艺术装饰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整个建筑,乃至室内陈设的格调相一致,对建筑的整体装饰氛围有着画龙点睛的作用,赋予建筑物以生机,而窗棂的纹饰,也有独立的欣赏价值,显得趣味盎然,美不胜收。

石窗棂的出现与采用,有其一定时代历史的条件,经考证大致在明代开始起用,清代使用最盛,在当今现代建筑中,石窗受采光与窗棂的固定所局限,自然为城市现代家庭所不取,但对乡村民居建筑物的外墙,及风景园林建筑的露天花墙上,采用石窗棂仍比水泥或砖瓦制品更耐用,更富于艺术的魅力。

石窗的设计,对内容的表达,多取寓言和象征的手法。题材有人物、花卉、鸟兽、与其他民间艺术门类同样承袭了数千年民族民间传统的习俗,如吉祥如意、富贵延年、福、禄、寿、双喜、龙凤、双狮、梅花、牡丹、灵芝、喜鹊、蝙蝠、仙鹤等等。因为不是单一的石刻艺术,石窗的设计首先具备窗户的功能,纹样概括,呈适合模样,或圆或方,图象对称,透空布置均匀,形象经夸张,便化加工后,具有很强的装饰性。

从形式多样的石窗作品中,石刻艺人圆熟精湛的技艺,设计的精巧,结构的严谨,采取平面构成,以透雕,深浅浮雕相结合的工艺,经雕刻的花卉、人物神彩奕奕,婀娜多姿,直线与曲线的奇妙融合,刚柔相济、和谐统一,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与审美价值。

经过历代民间艺人的精心设计与辛勤劳作,创造了为建筑物增色的石窗棂,是我国丰富的民间艺术中福韵独具的花朵。这一珍贵的艺术遗产,对研究古建筑和民居的结构、布局、设计、材料的选择,传统的审美观和民间习俗,对新的民居建设,在满足现代需求的同时,强化民族民间的特色,提高民居建筑设计的艺术性,都很值得借鉴。

石窗艺术一书的问世,对民间艺术的发掘,保护和研究,提供了一份极为珍贵的资料,作者曾倾注多年的心血,走遍浙江各地,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寻访收集各种资料,拍摄相片数千幅之多,对石窗棂的纹样设计,分别不同题材与形式,归纳分类,详加叙述,图文并茂,对即将泯灭的石窗艺术的研究是富有实际意义的贡献。

它作为建筑艺术装饰的研究考证,有待继续,如何对这一遗产继承和借鉴,使新的民居建筑,更符合不同地域的要求,更有地方特色,使之古为今用,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赵宗藻于 1993 年 8 月 25 日

浙江美术学院

目 录

一 概述	1
二 关于石窗分类	3
三 石窗的类别及其基本特色	4
(一) 几何形纹饰类	4
1 钱币石窗	4
2 卍字石窗	6
3 直线图案石窗	6
4 栅栏图案石窗	7
(二) 便化纹饰类	7
1 花卉石窗	8
2 唐草纹饰石窗	8
3 动物石窗	9
4 宝珠石窗	10
5 书剑石窗	11
(三) 吉祥纹饰类	11
1 文字石窗	12
2 人物石窗	13
四 石窗的艺术特色	15
1 高超的图案设计技巧	15
(1) 窗洞的设计与变化	16
(2) 图案的多种构成形式	16
2 考究的装饰	20
(1) 窗洞的装饰	21
(2) 强化主题形体的装饰	22
(3) 以线条的变化修饰形体	22
(4) 注意修饰小的形体	22

3 雕凿工艺技法的运用和作用	23
(1) 平雕工艺	23
(2) 用透雕塑造形体外形	23
(3) 用浅雕刻划具体形象	24
(4) 深雕工艺	24
(5) 磨制工艺	24
4 明确的象征性	25
(1) 表现传统的地方习俗	25
(2) 象征追求某种目的	26
(3) 象征显示和炫耀家庭的富有	26
五 石窗的形式和应用历史	27
六 制作石窗的材料	29
七 石窗制作方法	29
1 工具	30
2 画样图	30
3 整理石板	30
4 粘贴样图	30
5 雕凿画面外形	30
6 雕凿画面	30
7 精琢细部,全面修整	31
八 资料	31

一、概 述

窗，是指设在房屋、车船等的顶上或壁上用以透光通风的口子，一般装有窗扇。汉王充在《论衡别通》中有“开户内日之光，日光不能照幽，凿窗启牖，以助户明也”之说，可想窗的重要作用在汉以前早已被人们所认识。

我国古代民间使用的窗式样繁多，用料杂异，竹、木、瓦、砖、草、布、石等皆有，五花八门，各具特色。但就其艺术质量和普及性来看，要算木窗和石窗了。

木窗用料享地利之便，取材简易，再加木工工艺源远流长，互争长短，使它的艺术与质量得到了稳定的发展，并受到人们的赏识。而且木窗应用颇早，使用范围之大更是其他质料的窗所不可比拟的。窗的艺术性大致就是从木窗起始的。世界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曾高度赞扬中国的窗子不但要求透气和采光，还要求成为一个画面，中国的窗子是艺术，指的就是他所见到的木窗。可见我国的木窗不但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并已经受到国外建筑家的重视。而唯一能与木窗媲美又有独特风格的石窗，恰由于考古学家长期以来在对古建筑的研究中，仅仅着眼于房屋整座屋架及有关的内部结构，而轻视对外墙墙面的科学构造。甚至在有大量石窗安装的古建筑中，也只提及石窗的名称，而未能考虑是否可以进行专题性的讨论，宁愿使其沉睡于一隅，不去正视；再说，虽则石窗无论在皇家林园、官宦世家或是民间，都有不同程度的广泛应用，但它在材料资源、交通运输、工艺石匠的限制下，相对地未能像木窗那样在大范围内得到应有的采用和发展，导致只能是局限于个别的地区和省份，故它的艺术特色和实用意义遭到了人们不公正的遗弃和无意识的否定。而实质上，石窗作为房屋建筑的一个组成部份。我们无论从它能发挥的效用来看，或去衡量建筑石雕艺术的优劣程度，或用以辅助房屋断代的一个依据，它都有其不可非议的重要作用。

在浙江大部份的农村、乡镇和城市，一些古老的砖石结构的住宅、祠堂和庙宇外墙中，不时能看到装嵌着古朴浑厚，美观大方的石窗。通常见到的有福、禄、寿等文字石窗，也有钱币、卍字及各种几何图形石窗，还有花卉、动物、人物、书画等石窗。采用的题材极为广泛，表现的内容十分丰富。

石窗的外形多变，形式多样，内有图案设计大胆，布局合理，造型古朴，雕凿精巧，具有浓郁的民族地方特色和乡土气息。从中不但可以领略到劳动人民质朴的感情和审美情趣，也体现出它传统的风格和习惯。

石窗对画面的具体形象塑造掌握形似，偏重神似，讲究灵活运用线条来塑造不同的形体；讲究运用点、线、面的结合来增加图案的变化；讲究在同一窗面中运用多种形体的组合来表现内容；讲究运用传统的题材和图案来表达人们的意念和向往。

石窗表现的内容注重表意、象征，比喻各种意愿、向往和追求，反映出人们内心一定的世界观、人们潜在的意识、观念、信仰、习俗和审美观。

石窗雕凿技艺精湛，手法熟练，技法处理以精与粗、主与次、虚与实、疏与密对比为主；以透雕、浅浮雕为大宗，兼以高浮雕、深雕、悬雕为辅，均面面俱到，一丝不苟，表现了典型的民间传统工艺操作方法和处理手法。石窗中所雕凿的人物形象、动物姿态、植物纹样、几何图形、以及各种文字造型，无一不是根据各种形体而采取不同的雕凿手法，粗雕细琢，精心刻划，使形体各呈特色，形象生动优美，产生出较强的艺术魅力和独特的艺术风格。

石窗一般安装在住宅的四壁外墙中，祠堂庙宇的前壁墙，住宅厢房旁的内宅墙也偶然有安装。从石窗反映的具体内容中可以看出不同内容的石窗有它特定的安装位置，这须同石窗所处的时代、地方习俗、传统意识、社会潮流等有较密切的联系，其中也包含受到各种信仰和封建迷信的影响。

石窗风雨难摧，坚固耐用，又能防盗，在发挥采光通风作用的同时，起到装饰建筑、点缀环境的作用，还是满足人们反映与追求某种心愿的“窗口”。所以，石窗在素有“古建秀美”著称的浙江民居，使用甚为普遍。从现在发现的石窗看，浙江石窗大都是明、清、民国时期雕凿的，以清居多，局部地区藏量仍十分丰富。如台州地区的天台、三门、临海；宁波的象山、宁海、鄞县；绍兴的诸暨、山阴县；金华的东阳等等，如你漫步在一些古老的村落和老街巷内，尤如进入了石窗艺术的世界。倘若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看到这些石窗，更会赞叹不已。

石窗是民间匠人自己设计，自绘图样，用手工一锤一凿雕琢而成。它出自民间，用于民间，在材料采集，雕凿工艺，传统意识和地方习俗的影响、约束、限制下，使它具有明显的地区局限性和地方特色。它同其他许多种民间艺术一样，虽然在史籍中很难找到关于它的记述，也没有专门的研究著作，可是，石窗作为一种民间的实用艺术，无论从它的艺术质量，艺术特色，还是传统的艺术风格上来看，它是无愧于民间其他任何一种艺术的，甚而过之。因此，石窗在我国民间传统艺术中应有一席之地。它被人们创造和应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窗”应用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当前，石窗仍有让人欣赏与供工艺美术家、雕刻家、建筑设计家研究、利用的价值；有装配、点缀古建筑、园林的作用。而且，在建筑业高度发展的今天，石窗中的许多图案已被人们广泛借鉴、发展与使用到水泥窗户中。当然，石窗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它也应有发明、应用、发展、兴旺与衰落的过程。由于石窗采光面小，进光源少，通风不能随意调节，费工耗时，工艺要求高等多种原因，而被逐渐淘汰，由木框、钢框玻璃窗或水泥花格窗所替代。但石窗曾在一个历史阶段中，以它广泛的题材选择、丰富的表现形式、完美的图案造型、传统的雕凿技法、古朴的艺术风格集成，而屹立于民间，深受广大人们的喜爱。在丰富多彩的民间传统艺术中，石窗不仅是一枝含有浓郁乡土气息的花朵，亦是一件内容与艺术和谐统一的实用艺术品，它是我国劳动人民智慧和毅力的结晶，是劳动人民热爱美、追求美的实证。它对于继承、发展和研究民俗传统文化，研究古建筑的构造、布局和仿制，都有一定的不可缺少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关于石窗分类

划分石窗类别，是进行系统地、科学地研究石窗的起源、发展、终止和艺术特点的关键所在。一般地说，对于民间艺术品的分类，可以从它使用的年代，艺术风格或内容上去进行划分。但对石窗如果也按照上述几方面来考虑划分，就不难看出有一定的难度和不科学性。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二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封建的迷信的东西，顽固地渗透在社会现象的各个方面，也必然出现在石窗内容上，尽管历史在不断地发展，人们思想领域里的旧意识、旧观念在逐渐地改变和更新，但含有封建、迷信色彩的传统思想是无法一下子改变的。故长期以来石窗的内容基本上停留在同一基线上，即使其中有些变化，那也是极为微小的，所以很难确切鉴定石窗的年代，更无法以考证年代来给石窗分类。还有，石窗是一种平面塑造立体图案的实用工艺，用手工操作而成型，人们对工艺技术的传授，或子承父业，或收徒传艺，都是代代相传。由于工匠以技求生，各自对资料严格保密，技法不轻易外传，且经营分散，单独操作，故设计图样沿承师教，工艺精湛与否，则因人而异。工匠择徒严谨，大都是单脉相传，这些都导致了石窗艺术的缓慢发展。但最主要的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工匠们制作的石窗要适应社会习惯的要求和人们思想意识的需要，故尽管在表现具体内容和工艺精劣上有所不同，艺术风格上却大同小异，无法形成不同的流派。当然，在各个时代中也会有对石窗艺术进行真挚的探索的人，开拓新的艺术领域，萌出新风格的幼苗，可是在封建的、传统的文化势力的统治和笼罩下，无法脱颖而出。所以，囿于上述种种原因，要从石窗艺术风格上给予分类，也是十分困难的。至于从内容上来划分，粗看起来还可以，但事实上划分起来仍有一定的缺陷，这主要是因为石窗中的图案是不由其内容来进行限制而设计的，丰富的石窗内容容易导致种类的繁杂和混乱。

分类，是“根据事物的同和异把事物集合归纳，即按照事物的共同性质、特点而形成的类别”。遵照这条定义，反映单一内容为主题的石窗，不管它表现的手法如何巧妙，设计变化多么丰富，最多也只能算一小类，不能列为一种类型。可是，作为一门艺术，总归有它的艺术特性和艺术共性。我们可以从石窗中设计的画面、表现的内容、形体的塑造，甚至到它的技法中分析，都属于图案范畴。其中没有写实的画面；没有真实的形体；没有完整的现实形象；均经过大胆地取舍，有节制的夸张。即如动物、花卉、人物等，也是通过便化加工。如钱币石窗，卍字石窗和直线图案石窗等，尽管它们各自表现的内容不一样，造型结构截然不同，技法处理各有千秋，他们形体塑造却都是由直线、曲线与图形等组成的，具有共同的特点和符合几何形体组合性质。再如人物石窗和文字石窗，假若单纯地从表现对象和形体结构去分析，毫无共同之处，但从它们反映的象征意义来看，就有明显的共同性质和特点。石窗所表现的人物都是八仙、和合二仙、鹤鹿童子之类的“神仙”，篆刻的文字大多数是福、禄、寿、喜等，二者的形体也截然不同，象征的内容恰恰都是吉祥如意、招财进宝、福寿长乐等等。因此，纵观石窗的各种特征进行排比，采用图案上惯用的名称来划分类型是比较妥贴的。通过比较归纳，它大体上可分为三大类：即几何纹饰类；便化纹饰类；吉祥纹饰类。这样分类虽然相对科学，但在石窗的具体类型归属中会遇到两者兼存的问题，这就需要考虑它表现的内容的偏向性去归属。如“何氏仙姑”石窗，何氏仙姑是民间传说中的“八仙”之一，它可属吉祥饰类。可是从它表现的主题结构看，十分类似古时使用的“压胜支钱”，它又可属钱币类型。又如“唐草”，它本是经花草的枝叶加以变化而具有特殊风格的一种纹饰。一般说，唐草可以属花卉类型，

但如果同花卉纹样进行比较，就很容易发现它们之间的表现手法、形体塑造，乃至艺术风格迥然不同。诸如此类的问题在石窗中不乏先例，为了使石窗的类型区分更明确，更贴切，笔者认为，像何氏仙姑石窗，它表现的主题结构就算是压胜钱，由于主题内容符合“吉祥纹饰类”，何氏仙姑石窗就应编属划归“人物类型”。唐草和花卉在石窗中的应用范围同样广泛，虽同属一范畴，因在表现手法，艺术处理上有明显的差异，就可以单独一种类。通过这样的归纳、分类，我们就比较容易在种类繁多的石窗艺海中识别它所表现的主题内容，找出它们之间的共性和特点，便于掌握类别的正确归属，不至于产生模棱两可的模糊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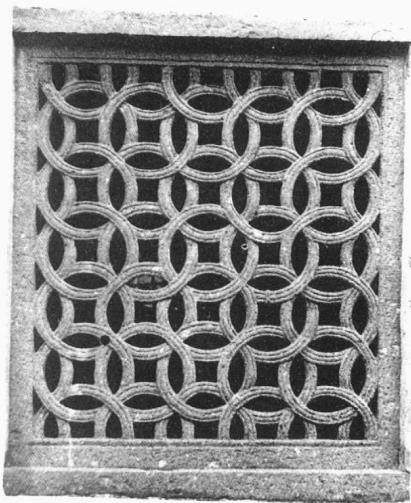
三、石窗的类别及其基本特色

(一) 几何形纹饰类

几何形纹饰是指由直线、曲线构造的圆形、三角形、四方形、菱形、波浪形等各种迥然不同的美术图象。它的构成法“是基于左右对称节奏旋律这一基本法则展开的”。几何形纹饰的应用极早，在原始的岩画、半坡遗址的彩陶、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的玉器雕饰上都有大量发现。考古学家们认为，几何形纹饰源于人类早期，为防御野兽的袭击，用树枝竹条随手插于住处外围编成篱笆，而无意识地形成的。在人们逐渐认识、接受这种图象的同时，用于装饰器物和进行编织。也只有这种纹饰，它的应用根本没有国界和民族之间的区分，是世界各国各民族共同发现和创作的。实际上，大自然的万物，无一不包含有几何形的形体组织。它使用的范围更广，在建筑物上的彩绘、古今家具、编织物、工艺刺绣、剪纸及日常生活用品等，常有此种纹饰的运用。几何形纹饰的特点是工整、规矩、规律性强，线条干脆利落，绝不拖泥带水。它构成的图案，明快、粗犷，有强烈的节奏旋律感。在石窗中表现的几何形纹饰类图案，有单种和数种几何形美术图象，在上下、左右反复来回、循环不止而产生出优美的连续图案，能表明这种图案具有与其它类图案不同的自然美。它能把由直线、曲线构成的、简单的美术图象，独自形成一幅图案或演变为看似复杂，实为单纯的美术图案，是这种图案的基本特色。设计成几何形纹饰为主题图象的石窗有钱币、宝珠、卍字、栅栏等。

1. 钱币石窗

钱币即货币。本作“泉”。取其流行周遍的意思。《中国钱币词典》载：古今钱之制有三，曰刀、曰布、曰泉而已。钱，古农具名，古代可用以交易。故最早仿其形状铸为货币。钱币作为商品或物的媒介已存世数千年。在旧时，“金钱万能”、“钱可通神”的封建拜金意识在人们头脑里顽固地存在，也常以用作美术装饰的主题，如建筑物的压栋砖、地线、木器家具、生活器皿等时有发现。在石窗中表现钱币为主题使用的是圆钱。这种圆钱的形制外形呈圆，内形为菱形。基本上是稍加改变的“本形”钱币。但也有变化成铰链形和八角形的。圆钱在民间称为“金钱”，俗名“铜钱”，二枚以上互相串联的又称“连环钱”。钱币在石窗中作为主题进行装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向往富有和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所以，



图一 钱币石窗

钱币在石窗中表现很多。它的形制虽然十分简单，也很难进行变化，工匠们却能通过钱币数量的多少进行有效地串联组合，或以唐草、花卉、栅栏等加以装饰，让图案尽最大限度地变化。可分为两小类进行介绍。

(1). 没有装饰，或少许带有一点装饰

这类石窗采用的钱币主要是连环钱，区别于连环枚数的多少和形体上的差异。它是由双枚连环直至数十枚不等的连环而组成一幅幅连续图案。连环钱的图象变化很多，形体别致，有的构成梅花状，有的如田字形，也有的是纵横整齐排列成连续图案。它们互相串连，线条巧妙互用，穿插自如，结构分明，形象清晰，形体虽单调而不失美观，结构虽简洁而不存俗气，把单调的形体和简洁的结构组合成令人悦目、看似繁杂的图案。如(图1) 石窗在仅0.6平方米左右的石板面上，雕凿的35枚连环钱，每枚钱币的形制大小一样，内径一致，互相套连的线条粗细相同，均匀圆润，结构明确，穿插关系清楚，枚枚钱币等距离匀称、工整排列，如同一模子浇铸而成。设计巧妙，结构严谨，画面整洁大方，具有独特的艺术处理手法。整扇石窗让人看去钱币重重叠叠、数不胜数，有一种无穷无尽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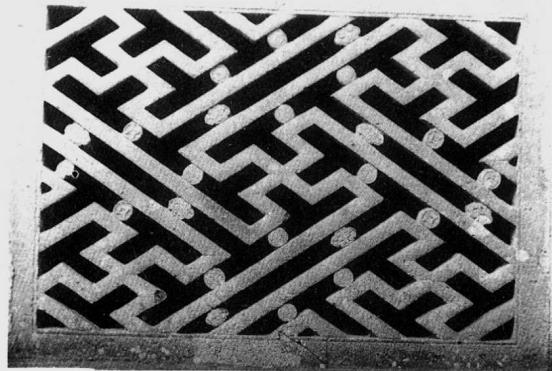
制成单枚钱币的石窗，有的占满整扇窗龛，有的居于画面正中，与其他简单的纹样组成图案。形体简单、明了，粗犷，朴素。

(2). 装饰性的钱币石窗

带装饰的钱币石窗的图案变化就丰富了。石窗多数只用单枚钱币，钱币置于画面中部，四周饰以大面积的花卉、唐草、元宝、蝙蝠等多种纹样和图形，有的还在钱币的菱形洞内点缀上花朵，把简单的钱币装扮成多姿多彩的花哨图象。钱币本身的形状也讲究变化，有本形的、菱形的、象形的，有的干脆在圆圈内雕凿上一个“田”字，象征是钱币，这样，更加强和深化了钱币的形体塑造。例(图2)，是由稍加改变的本形钱币同唐草进行组合的一扇石窗。“唐草”又名“卷草”，是我国很有特点的传统纹饰，可以舒卷自如，千变万化，把它用作暗衬主题和画面装饰十分理想。(图2)中的石窗钱币设置于窗面中间，柔软伸展的唐草，从钱币孔中的菱形角端伸出，分四簇自钱币外形的四个方位自然延伸，转折柔和圆润，伸展如绸如缎，如丝似叶，变化淋漓尽致。方位上下、左右两组形体互为对称，变化一致，节奏感强。处理时以复杂的唐草与简单的钱币形成鲜明的对比，达到以繁托简的效果。图象着重于对唐草的塑造，讲究形的组合，线条的变化运用和精雕细琢，有枝有叶，形象丰满，立体感强。而对钱币的塑造，不加细作，只寥寥几笔，



图二 钱币石窗



图三 五字石窗

求得形体的整洁明确。

2. 卍字石窗

“卍”字，读如“万”，唐武则天长寿二年（公元693年）创此字。原是古代的一种符咒，护符或宗教标志，通常被认为是太阳或火的象征。卍字在梵文中，意为“吉祥之所集”。佛教认为它是释迦牟尼胸部所现的“瑞相”，用作“万德吉祥”的标志。卍字本身就是由曲线组合的几何图形，在丝织、刺绣、金属工艺及建筑彩绘上都有大量的应用。卍字纹样在乡村、城镇应用十分广泛，它不仅是民间喜闻乐见的一种纹饰，还是人们用来表达善良愿望或某种信仰的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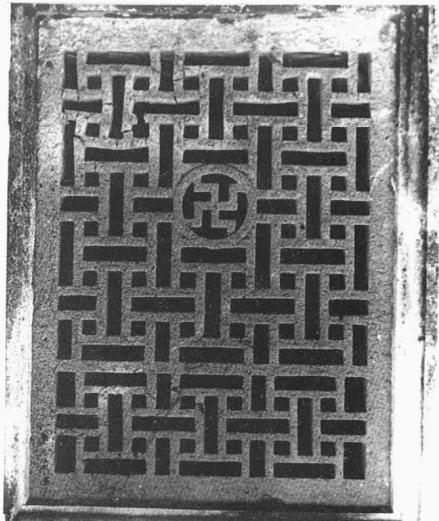
石窗中表现的卍字，多用各种几何形体加以组合，或单自结合成连续图案，或用唐草、草龙、钱币进行装饰和组合，以后者为少见。卍字所组合的几何图形有直角形、四方形、圆形、长形、菱形等等；以唐草、草龙、钱币等图象组合的，往往用直线将二种图形截然分开，这样的组合，明显地增强了图案的演变能力，也能增加图案的表现内容，达到反映多主题的目的，这种处理方法在其他种类的图象中也有不少的运用。

卍字和钱币，虽然在自身结构中同样十分简单，但由于卍字大多数是以与其相同几何形纹饰进行组合，使它们共同拥有严密的节奏旋律感。互有的连续性和规律性把卍字演变为既复杂又美观的各种几何形美术图案。（图3）石窗中的图象称“卍勿断”图案。这是一幅卍字连续图案，它表示一种长久延续、连绵不断的涵义。从（图3）中可以看出，图象中有五个倾斜的卍字似梅花状分置于画面的中心和四角，每个卍字的四端引伸出来的直角斜线互相连接，使分散设置的五个卍字形成一个整体。有机地组合成一幅斜形连续图案。图中似被窗框切断的边沿连续线未见尽头，表示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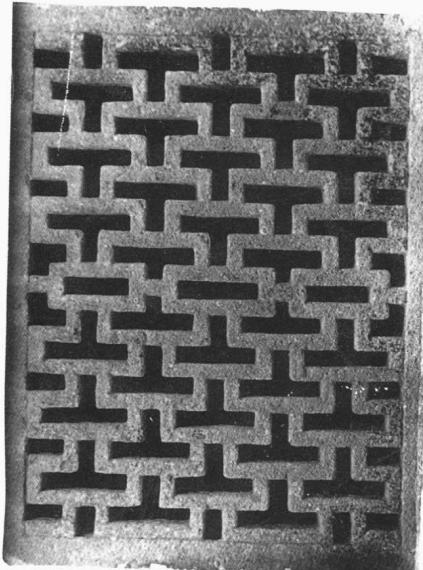
图形的无穷无尽。长短线之间有规律地在同样位置上装点着钱币和灵芝图形。是为了牢固线条，也同样增加了内容，美化了图案。整扇石窗看似复杂，实则简洁。图案性强。

卍字石窗其中有不少是人们信奉宗教和象征人道主义的表示。卍字本是四臂向右曲折而成的特殊十字架，四世纪时，信奉基督教的罗马君士坦丁大帝，宣布废止十字架死刑，从此十字架成了宗教的标志。（图4）石窗的卍字，就置于石窗上端三分之一位置的中部、与宗教佛像胸部上所置的位置基本相同，小巧工整的卍字用圆圈圈住，同圈外由十分工整的四方、长方形组合的几何形图象截然分开，表示“六根清净佛在心中”，就会“万德吉祥”。在这扇石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是人们出于坚定佛教信仰的标志，以此来表示自己的行动典范或指南。图案形象性强，含意深邃，富有哲理。

3. 直线图案石窗



图四 卍字石窗



图五 T形图案石窗

直线图案的组成是先由长、短不同的直线构成菱形、T形、四方形、直角形等各种截然不同的几何图形，再用某种几何图形组成一幅完整的连续图案，或用多种不同的几何图形，进行反复的、有规律的有机组合，几何图形的多样和无穷循环的变化，使这类图案丰富异常，式样众多。设计工整、规矩的图案，在曲折线条构造的、多变形体之中，并没有感到呆板，反之，这些用单一工整直线构造的几何形美术图象，显示出它特有的艺术感染力。在这类图案的石窗中，也发现一些是由唐草和花卉等纹样或图形进行装饰与组合，有些看似过于花哨，有喧宾夺主之感，但它增多了同类石窗的品种，加强了图案的演变能力，深化了内容表现功能。例(图5)表现的是T形连续图案石窗，它就是用单纯的长、短直线组成的一幅相对复杂的几何形图案，线条挺括，排列整齐，很有规律，富有艺术特色。

4. 栅栏图案石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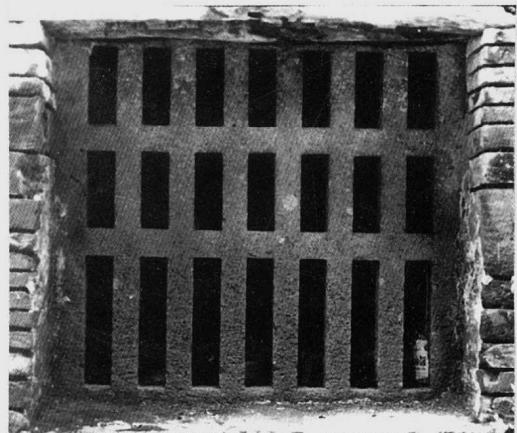
栅栏图案虽主要也是用直线组成，但它的名称是出自人们平时制作的护墙栅栏和古时的大门栅栏，也是古建筑与工艺图案中惯用的名称，它由人类早期所编篱笆演化而成，故与直线图案有一定的区别。从石窗图形看，栅栏图案的结构更简单，它基本上是由纵、横两种直线设计成一幅美术图象。为了加强图案的变化能力，工匠们力求在线条上采取科学的构成，也采用一些简单的，较小的美术形体配用点缀，同时与直线图案那样利用唐草演化的蝙蝠、草龙、元宝等形体共同组合，努力使图案具有多变性、复杂性和艺术性。在无装饰的石窗图样资料中可以看出，栅栏形图案

较之其他几何形图案原始，但在现代木、钢窗中都有明显的大量沿用，说明它应用年代长，使用普遍。石窗运用的纵、横线条没有统一的条数，着重在线条的长短、粗细、多少、疏密上进行变化，式样是陈旧些，可是，经过工匠的艺术加工，栅栏石窗同样富有形体和艺术美。如(图6)石窗，图象是用二横六纵直线组成。它的式样与结构，就如目前人们普遍使用的木、钢窗的栅栏一样，使人产生肃穆、庄重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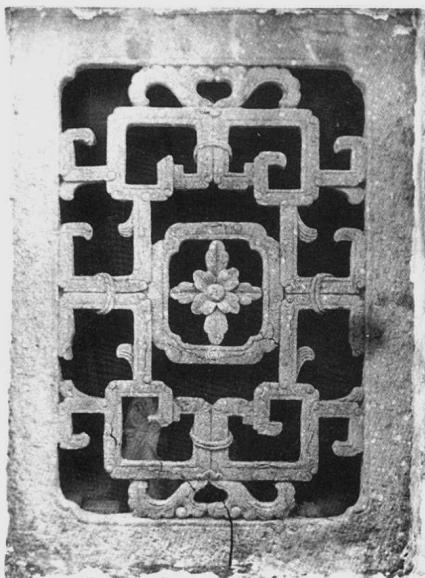
(二)便化纹饰类

“便化”是一种艺术处理手段，它同绘画、雕塑、雕凿工艺、民间剪纸、手工刺绣等造型艺术一样，把相对复杂的、真实的具体形象，进行简便变化。在保持大的基本形体不变的前提下，通过提炼、取舍、简化、增加等艺术加工处理，以适合石窗工艺的装饰和施工的要求，使它成为一种艺术性的形象。

可能人们出于对美的天性认识同习惯，人类早期在原



图六 栅栏图案石窗



图七 花卉石窗

始的雕塑、绘画和编织物体中构成的各种图象，都有经过便化加工的痕迹。在石窗中出现的便化纹饰，不过是秉承这种纹饰的进化和自然运用。不同的只是较前更凝炼，概括和具艺术性。它的基本特色是形体复杂，结构严谨，可视度高，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这种图案设计，讲究科学的组织。这是因为它所表现以动物为主题的图象，一般无法雕凿成符合石窗所要求的通风与采光，必须采用能雕凿适合石窗要求的其他纹样进行装饰，故它的主题形象一般较小，而装饰面大。工匠也讲究采用艺术上的处理手法，根据图案有限的内容，着重运用精与粗、繁与简的对比方法；也能通过高度的艺术概括，把花卉设计成连续图案，利用唐草和草龙的无穷延续变化把图案装饰得丰富多彩。只因为便化纹饰类石窗，具有上述种种特色，使之不但拥有图案结构的严密性，而且能让人产生艺术的共鸣和联想。便化纹饰类图案在石窗中的出现，对促进石窗的艺术化起到了一定的重要作用。这种纹饰的石窗，可包括花卉、动物、宝珠、唐草、书剑等。

1. 花卉石窗

石窗中采用的花卉形体，主要是以菊花、月季、玫瑰等品种不同的花朵或花枝通过艺术处理而应用的。花卉的处理差异很大，有的面目全非，尤如几何形体；有的稍以变动，力争保持原形；有的枝、叶分别加工；但均能让人确认花卉的特征，一目了然，不致有模糊的感觉。表现的花卉形体，也总是它最具代表性的一截。石窗图案多样，有设计成花卉盆景的；有一朵朵花球整齐排列的；也有用唐草组合的。花卉石窗对图案的雕凿工艺运用比较考究，多用浅、深浮雕，强调花瓣、花蕊、叶子以及枝条体感。取舍大胆，造型多呈朴实、有的甚为精致，图形的变化相对就丰富些。这类石窗大多见于城镇，或较大的村落，主人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和相当的地位。但在品种复杂的木窗中是很少采用花卉形体进行表现的，在其他民间工艺中运用却十分广泛。如陶瓷器中的装饰、珠金木制器皿描绘、织锦品中等等。在(图7)的花卉石窗中一枝菊花置于画面中心，由八瓣叶子分二组衬托，其中的花苞微微张开，似有含苞怒放之势，花形清雅秀丽，形象逼真。花的周围以几何形框架装饰，框架雕以木质型，花朵镶嵌其中，恰似一幅精致的展品。这扇石窗图案不管从主题形象，或是装饰纹样，塑造十分细腻，雕凿考究。就其造型结构看，又似符合几何形风格。整扇石窗显得古朴、雅致、无比精美。

2. 唐草纹饰石窗

唐草又名“卷草”，它以线条的无限灵活变化，形体的千姿百态而具特色。唐草起源很早，因盛于唐代，故而得名。它在美术和工艺的装饰中应用非常普遍，如古建筑的彩绘，民间剪纸，刺绣工艺的装饰，陶、瓷上的贴画等，都有大量的应用。但作为主题内容而构成独立性图案的运用却不多见。

石窗运用的唐草图案是用花卉的枝叶加以变化而进行组合的。它塑造的形体伴有枝和叶，只要形象分明，来龙去脉交代清楚，符合规律，任其线条如何错综复杂，反复变化，形体照常清晰，耐人寻味。唐草是由花卉夸张演变而成，出自花卉，不同于花卉，在石窗中运用尤胜花卉，它的



图八 唐草石窗

纹饰形体能使匠工充分发挥各自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打破某种局限性，随意变化运用。因此，唐草纹饰在石窗中运用最多，它无论在何种类型的石窗图案中，都有一定的应用。唐草纹饰具有千变万化，没有限制的特点，再加形体便于塑造，结构容易掌握，纹样优美，尤其是它构成的图象十分适合用于石窗，故深受人们的喜爱、在各时代中久用不衰。

(图8)表现的是经过便化加工的由二组花卉枝叶组成的唐草石窗。它设计虽简单，造型一般，但枝叶柔软无骨，穿插自然流畅，弯曲伸展富有生气，体现了美的韵味，似有流动的音律。雕琢时十分注意刻划形体的质感和体感，强调了枝叶的规律变化，以便增加艺术感染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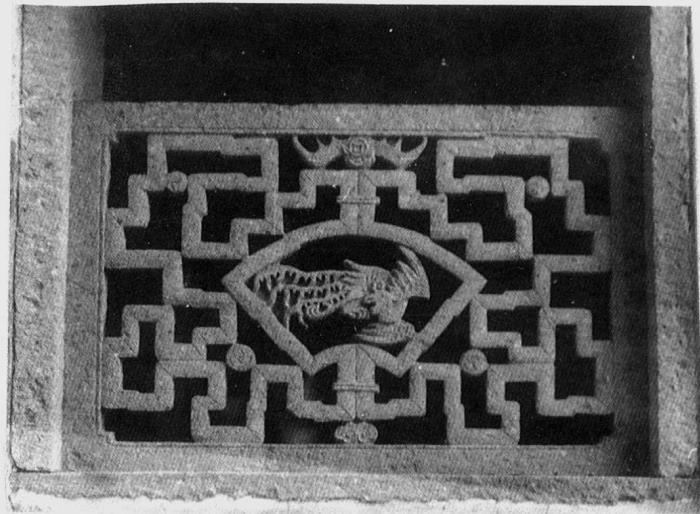
3. 动物石窗

动物石窗摄取的对象是龙、凤、狮、鹤、猴、蝙蝠等，都是我国民间信奉为“吉祥”而神化了的动物。或许人们出于对“神明”的崇敬和诚笃，在塑造这些形象和组织图案时更是费尽心机，经过再三的推敲、琢磨。有些石窗图案的构成和雕凿程度，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令人难以相信会出现在石板面上，把动物石窗上升到石窗艺术的顶峰。

动物石窗大多应用的是龙、鹿、凤、狮和蝙蝠，以龙为主题的使用较丰富，其次是鹿、狮、凤等。龙多数表现的是双龙，塑造的形象一般都是草龙，它是由龙头和唐草的龙身组合，具备了同唐草纹饰共同的特性，能伸能曲，伸展自如，蜿蜒生动，有较高的艺术特色；它构成的双狮捧绣球和双凤朝阳图，不但图案精美，刻划细腻，而且形象生动活泼，栩栩如生，更主要的是它还在主题形象上施展了在石窗很少运用的悬雕工艺，艺术价值高；塑造的“五福捧‘合’图”中，表现的是五只联结展翅的蝙蝠，喜捧“和合”珍宝，蝙蝠优美的姿态和美妙的图形造型，反映出工匠高超的设计技能；它表现的松鹿图、鹿衔灵芝，鹿鹤图等，图案变化不受拘束，有的放矢，鹿的形态规矩、优雅，“昂首挺立”、“低头衔草”，形象十分逼真；还有“猴子摘仙桃”、“喜鹊梅花图”等，更是出人意料，工艺独创，美不胜收。



图九 草龙石窗



图十 凤凰石窗

这类的石窗采用的动物都是实体，除草龙本身组织特殊能单独构成图案外，其他动物是很难以自身形成图案的，因此，它必需用符合窗所要求的形体来进行组合。从采集的石窗资料中可以看到，图案装饰用的绝大多数是几何形组织，动物刻划的好坏程度也同样是装饰图形的程度，尤而过之。这种设计与处理方法，不但弥补了动物形体在石窗中使用的不足，也取得了以繁托简的效果，更使主题艺术和装饰艺术同时达到一定的艺术标准。

总的来说，动物石窗无论从设计到雕凿，还是自工艺到质量，它都要比一般类型的石窗要高，就是它所表现的内容之多，应用之广，也是多数石窗不能相比的。它同人物类石窗一样，是整个石窗艺术群中的主要部分。

(图9)石窗中的草龙完全是由经过便化加工的龙头和唐草的龙身组合的，龙头、龙角、龙须形体刻划具体入微，龙身却由唐草随意舒卷，热烈奔放。以代替龙身的唐草刻划也很细致，每组枝叶分叉处又意外地分别装嵌着一枝花苞，颇有特色。经过细加工后，以唐草替代的龙身图象逼真，风格与形体同龙头完全吻合，雕刻工艺一样，精细相同，乍一看去，那盘旋起舞的龙姿很可能让人误会是一扇唐草纹饰石窗呢。这扇石窗构图独特，不需具备一般图案应有的规律和要求，大胆夸张与变化的线条在窗面范围内应运而生，不拘一格，任其施展。形体塑造生动诱人，有一定的艺术生命力。

在某些地区，动物石窗有一定数量是安装在二楼墙面的倚栏窗，在内容表现不同的倚栏石窗中，雕凿以动物为题材的约占总数的一半。石窗的尺寸虽较一般石窗小，雕凿工艺却相对考究，在技法的运用上也甚全面，有独自的格律。图案的主题形象多用几何形纹饰陪衬，变化不绝，在雕凿技法和艺术处理上，纹饰也能保持同主题形象一样的质量。例(图10)的凤凰石窗，我们看到一只展翅飞翔的凤凰设置在扇面外框内，凤凰采用细加工处理，雕琢精益求精，图象十分精湛，有似瞬间腾飞的感觉。周围装饰着曲折形几何图形。整齐、循环不止的几何形体把凤凰衬托得异常分明。画面以繁托简，主题十分明确，图案整洁舒适。

4. 宝珠石窗

“宝”，古代货币名，亦是玉器的总称，引伸泛指一切珍贵的物品。“珠”，本是蚌蛤壳内由分泌物结成的有光的小圆体，可解释像珠的圆滴或圆粒。《述异记》卷上有“越俗以珠为上宝……”之说。可见宝珠乃“圆形的玉器”或“圆形的珍贵物品”的通称。

以宝珠为主题用于工艺装璜的也很多，如古建筑的屋脊上，旧式考究的木家具中，古时人们戴的帽子上等。石窗图案表现的是经过艺术加工过的象形宝珠，这种形体看去似珠非珠，又有珠的构造和特点，似是而非。可以想象，要把宝珠在平面上塑造成具有圆形体感，难度极大。石窗中的宝珠形体多变，在对珠的表现时，尽量采取多种手法来加强它的立体性，有的甚至还把图形演化成元宝、蝙蝠等象形图象，达到一举两得的目的。作为陪衬的也多为几何形纹饰，因宝珠是圆形的物体，它采用的几何形纹饰往往



图十一 三龙戏珠石窗

都是曲折纹，以求取线条的变化，以及改造圆形的呆板感。宝珠也有一部分是与草龙相组合，不乏有“双龙戏珠”、“三龙夺珠”，尤其是有难以见到的“四龙捧珠”，真是妙不可言。如（图11）就是一扇三龙戏珠石窗。这扇石窗，雕凿虽感粗犷，但我们可以看到工匠对龙的塑造有独到之处：二条小龙在下，一条大龙在上，互相顶咬，轻松平和地争夺宝珠，形成一幅母与子、或父与子的戏耍场面，跃然画上。宝珠的塑造也很成功，在平面内力求刻划出层次与质感。用笔不多，但仔细看去，圆圈内的形体似两只展翅的象形蝙蝠，又恰如圆珠在滚动。这样，既丰富了表现内容，又深化了主题的力度。三龙戏珠石窗采用的是粗加工，对形象未经精雕细琢，可是，作者巧妙的构思和深刻的含意，给图案增添了艺术色彩，也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5. 书剑石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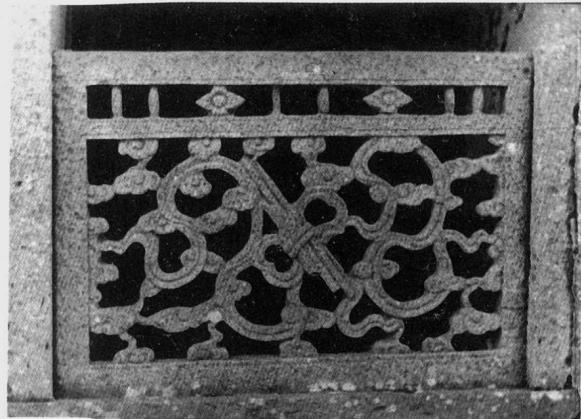
书剑图案表现的内容有书或书剑为主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主人的门第和文化素养，比较高雅，根本不加其他传统性的内容掺入，像古代的文人画一样，属文人雅士类，难得有人在石窗中运用。因此，这类石窗虽然比较少，但有些许的发现，也是难求的珍品了。

图案中有单独捆扎的书和与宝剑叠置组合，有书与宝剑组合的，均采用唐草、几何形纹饰等装饰。在书与宝剑不易演化的情况下，图案讲究的是纹饰的变化。纹饰的正确运用，并没有由于书剑形体的呆板而因此减弱它的艺术质量，相反，书剑石窗同样拥有图案多种、工艺较高、艺术性强的特色。书剑石窗也有一些是倚栏窗，石窗面积小，但图案的设计与雕凿颇具匠心。如（图12）的书画石窗，可见数卷书画由彩绸捆扎，朵朵“祥云”似满天红花遍布画面，飞舞舒卷的彩绸巧妙而自然地同祥云连接，上端边框琢成栅栏形为装饰，把较为松散的画面自然压住，使之成为一个整体。整幅图案显得热烈奔放，静中有动。这种利用边框作为修饰画面的处理方法，在石窗中并不多见，它是倚栏类石窗的一个特色。

（三）吉祥纹饰类

“吉祥”本属思想范畴内的一种意识，字面上可释为“福善之事、嘉庆之征”，是人们为追求幸福而预示幸运的意思。在民间传统习惯中，人们把“和合二仙”、“鹿鹤童子”、“八仙”等一类的神灵、仙人和“福、禄、寿”、“百年好合”、“福乐长寿”等吉语，当作思想意识中的代表语和代表物，在各种工艺美术中，日常的红白喜事上，以及庵堂寺院里等，有采用不同形式的使用和反映。把吉祥的代表语和代表物通过高度的概括和提炼应用在美术图案里，就成为吉祥纹饰。

吉祥纹饰在石窗图案中品种很少，仅人物与文字两种，但包含的主题范围极为广阔，图案构变化异常丰富，应用之广是任何纹饰所不能比拟的，它是民间传统的代表纹饰之一。图案以文字演变能力最强，用的也多。人物不易塑造，设计、加工工艺难度大，用的较少。对文字石窗，人们能利用我国历代文字的演化和改革而产生的丰富的不同书写体裁，正确选择适用于石窗图案字形结构，并进行大胆地、科学地创新立异，开辟文字在石窗中的广阔新天地，有的文字甚至见所未



图十二 书画石窗